

第一章 相见欢

我有两个生日，一个是 5 月 17 日，一个是 6 月 1 日。前者是从一张塞在我襁褓里信纸上所获知的，上面还有诸如“无力抚养，恳请好心人收留”等字样。后者则是养父母给我定的，他们说，每个孩子的有生之年应该快乐似童年。

是的，如你所知，我是个弃婴。养父母对我从不隐瞒这件事情：那是个雾气蒙蒙的清晨，下夜班的妈妈路过一条青石板路的小巷，露水从打了花苞的栀子树上滴落下来，长长的巷子极为静谧清幽。

啼哭声从巷子深处传来。妈妈停住脚步，留神再听，啼哭声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微弱。

走了几步，她看到了我。小小的红色襁褓，图案是燃着的红烛，莹白如玉的烛台，纤纤玉手掐去一节烛芯。

在渐渐散去的雾蔼里，艳丽的红色有种撩乱人心的诱惑，让我的养母忍不住蹲下身来，抱起婴儿。

她低头，我正睁开眼睛，打了一个毫不知情的呵欠，还咂咂嘴，表情甜美无辜，竟令她怜爱不已，立刻就觉得，这孩子就是自己不知在哪朝哪代遗失的骨肉，于是忍不住抱回家抚养至今。

他们对我很好。我甚至忘记他们并非我的血亲。

可是为什么他们不瞒住我呢。

初二那年，我见到了自己的襁褓，顿时明白何以我那在大学里当教授的养父给我取名为剪烛了。

意境是如此谐和。难得的是，收养我的人家，恰好姓何。

这年我十四岁，刚学过那首诗歌：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我的名字 就叫做何剪烛。何当共剪西窗烛。

到了很久以后才知道 这是个无法善终的问句。千百年来 永远有个女子停留在巴山夜雨的故里，问良人何时归。

十四岁是个有着种种可能的年纪。《杀手里昂》里的小女孩玛蒂尔德是十四岁，猫王在宴会上发现他的小妻子普莱斯利娅时，她也是十四岁。还有那个小妖精洛莉塔 同样十四岁 诱惑了亨伯特 成为其一生的禁锢。

苏路加就是这时认识的。我记得那是个夏天的下午，忘不了。

我的身体不大好，心脏瓣膜没有闭合好，不能奔跑跳跃 -- 这是我早就知道的，我想，我被生身父母抛弃，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每次体育课 男生们踢球 女生们三三两两地踢毽子、跳皮筋 我只能看着。闲得无聊，索性四处走一走。

学校不大，风景很一般，然而我爱极了那条种满法国梧桐的林荫道，和它两旁的花坛里恣意疯长的野草。

梧桐总是很美的，更何况它还有个浪漫的名字，叫法国。

班主任看到我的样子，忧心忡忡：“中考时你多吃亏呀。”

从两年前开始 中考时要考体育 跳远、短跑、跳高三项 满分为三十分 要计入总分。

爸爸去找人打听，即使上医院开证明，体育分数也只算一半，会影响到我升入一中。

一中是本城最好的中学，其教学质量闻名全国，特别是高中部，升学率达到 99%，十来人次拿过国际奥赛金牌。对于学生来说，考入一中的高中，简直就意味着稳入大学，是以人人向往。我哥哥何曾就在这个学校里读书，父母希望我也能考进去。

文艺特长生是能加分的。父母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达成共识，送我去学书法和绘画，这样说不定到时能派上用场。

初二结束后的暑假，妈妈便带我去拜师。首先拜访的是本城著名的油画家 说是油画家 可能抬举了他 刻薄些说 该称为画匠 除了一些临摹得以假乱真的西洋画之外，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创作。

然而就是有人买他的帐，连市委一拨人都去他那里买油画装点门庭。但他很清高，从不带学生，若不是看在爸爸托的熟人的份上，是不会收我为徒的。

一见之下，我就不喜欢油画家。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长发乱蓬蓬的，穿着看不出颜色的夹克，一笑起来，牙齿黄黄的。我暗暗拉住妈妈的手 她看了我一眼，低声说：“艺术家都是这样的气质。”

画家冷淡地说：“坐。”也不大搭理人，径自在画板上涂抹。

我凑过去看，画面是常见的风景画，平淡无奇。那水倒是很逼真，清澈透亮，好象在流动。

画家回过头来：“还没完成。”又问，“带了画笔和纸了吗？”

“带了。”妈妈忙不迭地说。

他停下来 指了指墙角的一堆石膏像：“以前学过素描吗？”

“美术课上学过一些基础的 画球啊 正方体什么的。”

“那我们先从这里开始。”

在他的指导下 我支起画架 对着那个美男 大卫。

妈妈走过去和画家寒暄着，说了好多客套话，又叮嘱我要乖一点，听老师的话，然后她坐在客厅里翻看杂志，一边等我。

在那一个小时里，画家继续忙活他的作品，不时过来指点一二，他身上的烟味让我十分难受。我画得了无生趣，一心盼望时间快点过去。

道别时，画家伸出手来。我看着他那双被烟熏黄的手，厌恶地和他碰了碰。

他转身对妈妈说：“这小姑娘不错，有天赋。”

书法老师家住在老城区腹地，幽深的小巷，沿途都是青翠的梧桐树，围墙上满是浓密潮湿的苔藓和爬山虎，谁家阳台上种着茉莉花和栀子。

老师家是一幢两层小楼，门是原木刷了清漆的那种，妈妈轻轻地敲着，我站在一旁整着画夹和毛笔。

门开了。

叫苏路加的男人出现。他个子高高的，穿一件灰蓝色的衬衫，米色长裤 整个人无限清爽。因为瘦 眼睛显得特别大而亮，一个清俊的男人。

他微笑着和妈妈点点头 又转过脸打量着我 说：“哦 你来了。”

哦。你来了。

我望着他，十四岁的时候，我只有一米五五，他很高，我只能仰望着他 说：“是的，老师。”

他略微点了点头 朝妈妈客气地笑着：“您坐。”

妈妈放心下来：“不了 孩子交到您手里我就放心了。”又朝我看看。

“剪烛 我先回去了 你要听老师的话 好好练字。”

我“哦”了一声 打量着客厅里的布局 从沙发到电视 到茶几 到角落里摆放的植物，都是崭新的，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油漆气味，明亮的窗下搁着一架钢琴。苏路加说：“家里两个月前才装修好 敞了一阵子了 不会皮肤过敏的。”

那盆植物是一株挺拔的小松树 我走过去摸了一下 呀 是真的。

妈妈喝了一杯苏路加倒给她的茶，又客气了几句，告辞了。

苏路加问：“你叫剪烛 多么好的名字 偏又姓何 更是别致。”

“谢谢老师。”

我笑。苏路加让我感到亲切，甚至是……亲近。

他领我到书房去 问：“书写工具都带齐了吗？”

“带了。”

“没带也没有关系 老师这里都有。不过你家里都得备齐 平时要多加练习。”

说话间我们走到了书房 推开门 相当大的一间房 落地玻璃窗 能够直接看到外面的风景，窗前是一张大书桌，摆满笔墨纸砚，两个孩子在练字。

墙壁上贴了一幅《兰亭序》 清朗流美 下角落了几方印 我吃力地辨认着 苏路加笑笑：“我临摹的。”

那两个孩子回头看我。苏路加唤道：“杨懿、欧阳娟 这是你们的新同学 何剪烛。”他又对我说：“小剪 他们才比你多学几天 别担心。”

他叫我小剪。从来没有人这样叫过我，从来没有。

欧阳娟 我是认识的。我们同一所学校 同一年级 她的舞跳得特别好，在元旦晚会上出尽风头。记得有次我路过她们班级，碰到她和同伴在排演 背景音乐是《护花使者》 三个男生模仿李克勤的造型 中分头发，

蓝衣白裤，戴墨镜，动作整齐划一。欧阳娟在中间，长发披肩，扮演那朵花。她穿粉色裙子，坠着深深的蕾丝边，在男生当中穿梭来去，姿态娴雅。在学校，我是个安静的女生，学业不错，除了语文，门门功课都是全班前三名。常常在书页角落画古代美女，一律侧面，瓜子脸，云鬓金步摇，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意境。

纯线条的粗糙的画，画得太熟，几秒钟就能完成，欣赏半天，最后一笔一划落下自己的名字，用粉色的彩笔勾一遍。少女时代，我醉心这种调调。

欧阳娟走过来说：“啊，我认识你，何剪烛。你的名字真好听。”她穿的仍是粉色裙子，我没有见过有谁能将粉色穿得这么美，这么清淡，像初夏的感觉，绿叶白花，微风穿行其中。

“嗯？”

“你得了市英语之星大赛的第二名，照片摆在橱窗里呢，我看过。”

“你的舞跳得好，还拿过校际象棋赛冠军，我也看过呢。”我看着她说：“你穿粉色真好看。”

她笑了：“苏老师还担心我写毛笔字会把衣裙弄脏呢。”她站住，旋了一个圈：“你看，没有坏的，我写字很小心。”

就在这天，我认识了苏路加和欧阳娟，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两个人。

欧阳娟不像她的外貌和名字那样温柔，她个性爽朗，一堂书法课下来，我们就成了朋友。她挽着我，亲昵地问：“你喜欢柳体，还是颜体？”

“柳体，你呢？”

“我也是，颜体有点儿胖，不如柳体飘逸。”休息时分，她也不闲着，拿起一支飞镖，眯着眼，单手掷出，正中门背后的靶心，十环。

杨懿和苏路加鼓掌。

苏路加才二十九岁，字已经写得相当好了，是省书法协会的会员。他

教我使用要点，比方说，写甲骨宜用硬毫，写篆书隶书宜用羊毫，再比方说 墨的外表形式多样 可分本色墨、漆衣墨、漱金墨、漆边墨 都是一些基本的知识，我听得悠然心会。

待到教我写字时，他先写了几个，让我学习间架结构。他握笔的姿势很好看，字体意态放旷、情致落拓，他的指甲修得很短，衣服上有淡淡的香皂气息。他的眼睛极为黑白分明，黑是浓黑，白是瓷白，清冽得几乎呛人的目光。他是个多么清白干净的男人。

看着他写字 我有片刻的走神 他的样子 样子 非常之端正。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首先就蹦出这个词，就像绿草苍苍时代的古代男子，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学了两个小时 我们三个起身告辞 杨懿走出门口就和我们分开了，欧阳娟递给我一颗糖 香 不大甜 薄荷味的 清清凉凉。

我和欧阳娟并不同路，但她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没有来由地，我就是想对她好，就邀请她到我家去玩。

路过一处冷饮摊，她停下来，买了两支冰棍，撕开包装纸再递给我：“给我请客。”她擦了一把汗 咧嘴笑 眼睛都弯弯的 吮了一口 推了推我：“愣着干嘛 快吃呀 不然会化啦 天气这么热。”

“哦。”

她吃得津津有味 将冰渣咬得咯吱作响：“真甜 快吃快吃！”好象那是天底下最美味的食物。我看着她，想，我要和她做朋友，有好东西都要等着和她分享的感觉是那么强烈。

吃完冰棍，欧阳娟摸摸口袋，掏出两颗糖果。她说她身上永远都会带着糖果 这样 每个日子 都会是糖的。她把甜说成糖 她说 这东西很糖。

糖吃得太多，她有一口烂牙，不张大嘴巴笑，是看不出来的，可她不在乎 偏偏就喜欢大笑。

她剥开一颗递给我，自己也吃一颗，惬意得摇头晃脑。

我们将书本垫在地上，坐在图书馆高高的无人台阶上，看到远处车来车往，不远处有些小孩子在广场上跳橡皮筋，这么大热天，他们照样玩得起劲。

蓝如水晶的天空 没有云朵 也没有风。摸一摸水泥地 有些发烫。

这时我才十四岁 相信未来是金黄色的 可以和好朋友哼着歌 走在暖洋洋的阳光里。

走到家门口 我敲门 响了很久 何曾才过来开，一开门 马上又缩回去了，连个招呼都没有和我打。

欧阳娟说：“你哥好忙喔。”

“他忙着玩呢。”我笑，“他念高二 说是得抓紧时间玩 开学后就是黑色高三啦。”

“爸爸妈妈不管？”

“不管。他们对我 and 哥哥都很纵容的。”我把她让进来，“到我房间去吧。”

路过哥哥的房间 听到里面有喧哗声 何曾的声音传来：“倪险岸 你又打算悔棋！”

又听到倪险岸嚷嚷：“何曾 我这棋子儿还没落下来你就心急啦 再说 你有个军师帮忙 我单打独斗 得防着点。”

何曾笑了：“好好好 江淮 你可不准再出声了 省得倪险岸老说我胜之不武。”

原来今天来的是何曾最要好的两个兄弟。我说：“他们在下象棋呢，走 我们去玩跳棋。”

“不如我们也加入他们的队伍吧 我最喜欢下象棋呢。”欧阳娟一听说是象棋 眼睛都亮了，“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教我下象棋 还拜过师呢，

现在下遍全班无敌手。正好去找你哥哥他们讨教一二。”

“好啊。”

我们推开门。何曾全神贯注，头也不抬。江淮和倪险岸听到响动，转过头来。

我和欧阳娟是多么同命相怜的家伙，我们在同一天，遇见了命里的那个他。

看到江淮，欧阳娟倒吸一口气，低声惊呼：“哎呀俺的娘哎，他真帅！”她故意模仿山东话说的，很顽皮。

我笑话她：“看到糖和帅哥，你大概什么都不记得了。”

她大言不惭：“爱美之心人人有之。”

江淮是何曾的同班同学，确实很英俊，哥哥说他是孤儿，父母双亡，以中考成绩全地区第一的身份考入一中住读，他人很聪明，又刻苦，次次都是全年级第一名。他平时不大和人交往，只有何曾等少数几个朋友。他很冷傲，不知多少女生追他，他一概不理。他就是老师心中那优等生的范本。但我不喜欢他，他太无趣了，似乎除了出人头地，就没有别的追求。这是因为家庭因素造成的吧，我想。

我认为倪险岸不错，他是我的师兄，初三刚毕业，长得像年轻时候的王杰，身上有一种莽撞的忠诚感。他成绩很差，时常不上课，整天在大街小巷无所事事地瞎晃悠，和一帮兄弟凑钱看录像，打桌球，叼着烟乱窜，看到漂亮妹妹就吹口哨。他个子高，人又灵活，打群架以一当十，终日幻想能成为少年帮主。

但他对我很好，老塞些女孩子喜欢吃的小零食给我，唤我妹妹。他妈妈也特别好，每次我们去他家，都做满满一桌菜，就像是大家的妈妈。

哥哥真奇怪呢，江淮和倪险岸是性格完全迥异的两个人，居然都是他的朋友，三个人称兄道弟好不热闹。

倪险岸说：“妹妹回来啦 这是你的小姐妹吧。”

“是啊 倪哥 谁会赢？”我跑到倪险岸背后观看。

欧阳娟则站到何曾身后，一笑起来就露出有四个黑洞的一排烂牙。

她长得真好看，要不是牙齿，简直可以打上九十分。

倪险岸胜券在握：“那还用说？你哥每次都是我的手下败将，合江淮之力也不是我的对手。”他笑得眼睛的纹路都出来了，更是爽朗可喜。

我非常喜欢倪险岸，他比何曾看起来更像我的哥哥。他有着讨人喜欢的性情，对人完全没有城府和戒备，是个憨厚的傻小子。喜欢谁了，就恨不得成天粘在一起，吃到一种好吃的点心，赶紧多买一份，咚咚咚地跑来送给你 巴巴地看着你吃下去 连声问 好吃吗 好吃吗。你点点头 他就心满意足地说 对 我也喜欢吃。并为你和他有着同样的喜好而沾沾自喜。

要是讨厌谁了，干脆就不去理睬，连敷衍也懒得，心里想什么，立刻大声说出来，毫无顾忌。他是个很闹腾的人，又张扬，自然也会有人嫌他粗枝大叶而不喜欢他 但他不在乎 或者说 是太迟钝了 即使意识到了，也想不到有什么不对。他常常说自己是一根筋，只要认为是该做的，打破头也要去做。

何曾认为他是受港台黑帮片的影响太深，满脑袋都是哥们义气，怕他以后会吃亏 他摸摸后脑勺 哈哈一笑 没事。

他极喜欢说话，内容杂七杂八，事无巨细都说，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听的人心不在焉，隔一会儿，发现他不响了，再一看，要么是歪着头睡着了 要么就是被掌上游戏机吸引了注意力，玩得不亦乐乎，有人碰碰他，问 你怎么不说了 他还不耐烦 别吵！

倪险岸就是这样的人，把你当朋友了，去哪儿都希望有你在，什么心事都说，知道兄弟在打闹中吃了亏，气急败坏地袖子一挽替他出头，看到我生病了，都担心得要命。他善良热情，对自己的事随随便便，对他喜欢

的人的事很是上心，记着周围的人的喜好，以便过年、生日时送上不同的礼物。我真欢喜能遇见这么个人。

何曾紧张地盯着棋盘，思索着。江淮坐在他旁边，试图替他下，手啪地被何曾打掉：“我再想想。”

我对象棋不大在行，可也看出双方正斗到紧要关头，倪险岸的黑方稍占上风。

说话间何曾已落棋。江淮一看，啊了一声，刚想抱怨，及时住了口。倒是欧阳娟连连摇头：“真是败笔。”她注意到何曾的鞋子，小声对我说：“你看他脚上的鞋。”

我看了看，笑：“他自己干的。”

何曾穿了双拖鞋，横梁断了，用钉书钉给钉上了。爸爸让他换一双，他说穿习惯了，再说还能穿。

倪险岸微微一笑，黑炮3退1，这是一步谋子和攻杀的恶手。何曾脸色微变。江淮扼腕道：“唉！”

欧阳娟轻声笑了起来，我看看她，她叼着一根棒棒糖，朝我扮个鬼脸。她是个嗜糖如命的人，对本城大小糖果铺子和小吃店里最好的甜品都了如指掌。

何曾不敢再怠慢，越发小心，半天不动，突然浑身一震，又呆住，像是在凝神思考，犹豫了一下，士六进五。

倪险岸扬眉：“哦？看来我得小心了。”

双方此后下得更为艰苦，何曾如有神助，连下几步妙着，倪险岸下到最后，不得不叹一声：“唉，本来都赢定了。”当胸捶捶何曾：“你小子今天超水平发挥嘛，接连几着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何曾摸摸后脑勺，嘿嘿两声：“其实……”

我看到欧阳娟很隐蔽地捅了他一下。何曾改口道：“其实……是你手

下留情嘛！

其实……傻瓜都看得出来倪险岸步步杀着。他笑：“手下留情可不是我对你的作风 哈哈！”他笑的样子很好看 眼睛一眨 嘴角嘟着翘上去，左边酒窝比右边深。他的睫毛也很长，不过没有我的长，我们比过。

江淮早就手痒，一拍何曾：“你赢了 高兴去吧 我和倪险岸杀一盘。”

何曾站起身，像是才看到欧阳娟似的，朝她笑了笑。

“哥哥 这是我的朋友 书法班里认识的 她叫欧阳娟。”

“哦。”何曾说。

欧阳娟大方地伸出手来：“认识一下。”

何曾没有料到她这么主动，几乎有点狼狈地，和她握了握。

“哥哥 欧阳娟的象棋下得很好呢。”

“我知道。”

我吃惊了：“哦 你知道？”

欧阳娟笑了 掏出一颗糖 抛到天空 再用嘴接住。她从小就爱吃糖，抱着糖罐看书，一本书看完，糖罐也空了，把自己也吓住了。她说要是不让她吃糖了，想死的心也有了。

我明白了 难怪何曾能够反败为胜呢，一定是她帮忙的 闪着棒棒糖暗地里指点江山。

“你要和倪哥较量吗？”我问。

欧阳娟摆手：“不用了。我们去下跳棋吧。”

何曾坐下来，在江淮身边观战。

进了我的房间 欧阳娟环顾四周：“啊 真温馨 瞧 还有这么大的布娃娃呢！你爸爸妈妈真疼你！”

“是啊。”我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 找出棋盘，“来 让我领教领教跳棋水平。”

欧阳娟说得没错 爸爸妈妈是很疼我 但这种疼爱 让我有些隔膜。

他们从不忌讳谈起收养我的经过。每年春节回老家过年时，很少有亲戚给我压岁钱，就算给，我的通常只有何曾的三分之一。亲戚们会在饭桌上夸他们心地善良，又感叹如今过日子不容易，有两个孩子更是负担，吃饭穿衣啊 学杂费用 以及花费在我身上的药钱 都是一大笔开支。

这让我总记得 这个人生 是他们给我的恩赐。

我没有什么朋友。班里的男生和女生极少说话，没有了小学时的那种亲密无间，早恋问题要多敏感就多敏感，连互相凝视一眼，保不准就有人要说闲话。关系要好的几个同学天天上学放学，很快大家心照不宣地组成了各自的派别。

起先我是和顺路的几个一组的，一路说说笑笑，聊聊电视剧和琼瑶席绢，哼着最近流行的歌，甚至说起自己的初潮，有两个比我大的女生告诉我 不来‘那事’就意味着还不是女人 又神秘兮兮地问我来了没有。我不想被追问，就点了点头。那时我还没有来过，但在上厕所时看到便池上别人留下的鲜红粘稠的血，有些害怕。我想流了这么多血，会很痛苦的。小时摔破了胳膊和膝盖，都痛得想死呢。

我真正来月事是在英语课上，上着上着有点不对劲，小腹又涨又痛，一股热流缓缓从体内流出。我第一反应是，坏了，小便失禁。坐立不安几分钟后，我联想到平日里几个伙伴对我说过的，这才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下课了老师走过来和我说话，她是个打扮入时的女人，波浪发，戴时髦的眼镜，我是她的得意门生。她对我向来很好，见我六神无主的模样，关切地问：“何剪烛 你怎么了？”

我摇头不语。

“感冒了？”

“不。”

“ 头晕？”

“ 不。”

“ 那是怎么了？”

我小声道：“肚子痛。”

她笑了，让我脱掉外套，拦腰一系，陪我出了教室，让我在她的办公室门口等她，两分钟后，她拿着一包卫生巾出来，带我去厕所，教我如何使用。我脸通红，很不好意思，忙不迭地点头。

她问：“你妈妈从没对你讲过这些？”

“没有。”

的确是这样，妈妈没讲过。直到有次我不小心弄到床单上了，自己端到卫生间里搓洗时，她才知道女儿长大了。

这事伙伴们也知道，还讨论过好几次。可没多久，她们渐渐疏远了我，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还有些不习惯，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

后来才听说，班里那个最擅长唱歌的男生江华伦暗恋我，而她们又是暗恋他的，我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就成了她们的公敌，无法再做朋友。

十四岁的秋天，我就知道，女朋友之间什么都能分享，除了爱情。

窗边摆着玻璃鱼缸，里面有三只小金鱼游来游去，一只花的，一只黑的，一只红的，游得很欢。欧阳娟被吸引，跑过去逗弄它们玩，还和它们说话：“你寂寞吗？你的女朋友是谁呀，是红的还是黑的？”

金鱼是几年前我过生日，倪险岸买给我的。我把鱼缸摆在窗沿上，每天给它们喂食，有时还会和它们说话，它们睁着眼睛面无表情，我想它们懂我在说什么。何曾还笑过我太孩子气。

我省下零花钱买了几个小贝壳和一些水草回来，我想让鱼缸看起来更像池塘些。池塘，这才是它们本来应该生活的地方。

本来还有只淡黄色的，它很怕冷，三年前的某个早晨，它被冻死了。

虽然我听了妈妈的话，早早就铺了一层细沙在鱼缸底部，可它还是死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只金鱼，漂亮的大眼睛，淡淡的柠檬黄色的鱼尾，我叫它香蕉。另外几只分别叫做番茄、葡萄和猕猴桃。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水果。

香蕉死了的那天 我还哭过 被妈妈看到了 还笑话我：“你为一只金鱼哭了？”是。不过是只金鱼。可我还是好伤心，特地找了个火柴盒将它装进去，埋在小区花园的一棵腊梅树下，又用一块光洁如玉的方方正正的大理石给香蕉做了墓碑，墓上还洒了几朵梅花。

倪险岸知道了 说要再给我买只回来 他承诺：“妹妹 我保证和原来那只一模一样！”

我没有要。就算看起来像，也不是我那只香蕉了。我不要。

我说：“欧阳娟 这金鱼是倪哥送我的 好看吧。”

“好看。”

“何曾刚才能赢 是你帮他吧。嘿嘿 倪哥看不出来 我可知道。”

欧阳娟说：“是啊。”

“不过你是怎么帮的？我没听见你和他说话。”

欧阳娟又赢了我一盘，笑吟吟地打个榧子：“非得说话不可吗？”她挤挤眼睛，作神秘状，压低声音，“我站在他身后，用手指在他的衣服上写字 他感受到了。”

“你还真行嘛！倪哥下棋很厉害的。”

“我就是看不惯他胜券在握的鬼样子 决心要震震他。”欧阳娟得意洋洋，“我五岁学棋 经过名家指点 下过街头残局 九年有成 终成为一代宗师，笑傲江湖……”

“那为什么不直接找他下？”

“他的路子有点野 等我以后摸透了再说。我才不打没把握的仗呢。”

“你刚才不是借我哥哥之手赢了他吗？”

“哎，那是旁观者清嘛。”

谈笑间，倪险岸过来敲门：“妹妹在吗？”

“在。”我出去，“倪哥，什么事？”

“我们出去吃饭，好不好？今天江淮生日。”

“好啊！”我问，“欧阳娟，你不着急回去吧？”

“不着急。”

倪险岸看着欧阳娟：“你很面熟。”

欧阳娟笑：“噢——这个妹妹我见过？”

倪险岸也笑：“我是粗人，这个我不懂《红楼梦》。”

“当然了，欧阳娟是初二年级的头号美女嘛。你有印象吧。”

“洞中方一日，世事已千年。”倪险岸叹气，“我老了，早就不问红尘了。”

何曾就拍拍他的肩膀：“这么超脱啊，那么最近是谁为一个小女孩神魂颠倒呢？”

倪险岸摸摸脑袋，嘿嘿一笑：“高僧我只说不问红尘嘛，可没说追红颜的。”

欧阳娟一拍手：“难道红颜不是红尘中人？”

倪险岸就作陶醉状，抬头望天：“噢，亲爱的姑娘，在我心里，她是天仙，超越凡尘。”

欧阳娟好奇：“原来是醉倒温柔乡啊。是哪个姑娘，我倒想见识见识。”

倪险岸说：“也是我们学校的。她叫陈浅，长得特别干净，像小溪一样。她马上念初二了。”

我摇头，表示没听过。

欧阳娟笑了：“我知道我知道，她是班上的文艺委员，我见过她！”

那个女孩常常穿浅色的裙子 纯白色 粉红色 苹果绿 头发是马尾，梳得高高的，随着她走路的节奏一跳跳的。她的书包是白色的，画着一个可爱的卡通猫咪。

她真是个纯真美丽的小女孩，笑起来天真灿烂，毫无心机，也爱哭，为考试没考好哭，试卷攥在手里，边走边吸鼻子。她有很多漂亮的头饰和各种花样的裙子，长得瘦瘦高高的，穿连衣裙特别楚楚动人。

放学后她和几个小姐妹并肩走路，闹闹喳喳，磨磨蹭蹭，东张西望。倪险岸不知不觉跟了她一路。

有次他又在她和同伴的身后跟着 有个小姑娘很淘气 停下来 扭过头大声对他喊：“喂 小浅的生日快到啦 你要送她礼物呢！”

陈浅红了脸，举起拳头向伙伴背上捶去。

我们一行五人坐在大排挡上吃饭时，经不住欧阳娟追问，倪险岸全招了 还找她支着：“你们女孩子都喜欢什么啊 给我参谋一下吧 我买礼物送她！”

江淮叹气：“完了 小伙子 你陷进去了。”

倪险岸倒是欢天喜地：“没什么不好吧？”他举起酒杯 和江淮碰了碰：“今天你生日 来 干杯！”

“干杯！”

两人同时一饮而尽。

英俊如江淮 就连喝酒的样子也是好看的 豪气十足 像个英雄。他懂得用最恰当的方式表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但他的一切都太技巧了，不够真诚。我看着他 暗想 他太深了 我不大看得懂。

十四岁的时候 我喜欢万事万物都像水一样 阴明白白地流淌。因此我真是喜欢倪险岸啊 聪明、能干 还会讲很多故事。想想看 人好 又会打架 棋也下得好 我当然很崇拜他。